

# 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道路

—从孙犁到铁凝

□张 莉

孙犁是少有的能跨越现代与当代文学史，并对中国当代创作持续产生影响的作家。他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代表，其“诗化、散文化”的艺术追求，影响了当代文坛一批作家，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往研究通常聚焦于荷花淀派主要描写冀中平原，传达欢快明朗的气氛等，未免失之表象。不把荷花淀派当做一种地方写作流派是重要的，将孙犁及其荷花淀派重置于它的起源地解放区，进而将其置于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与理解，会重新发现孙犁与荷花淀派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 文学民族化的两个路向

赵树理与孙犁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重要作家，他们都共同致力于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实践工作，因极具特点的艺术追求与创作，也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他们的作品热情表现了解放区土地上出现的新新人物、新事、新生活场景。中国农民的面貌在他们的作品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作为被启蒙和被同情的对象，而是农村和土地的主人。这是解放区文学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孙犁小说的艺术追求，是荷花淀派的写作范式，这与赵树理有很大差异，赵树理重视叙述，重视吸取民间评书体的方式，致力成为人民大众的“说书人”。赵树理关注“问题”，更关注人物外在命运的变化；孙犁偏重描写，关注“人”，关注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微妙波澜。《荷花淀》中水生嫂编席一节被称为有代表意义的孙犁式表达方式，也是荷花淀派的典型创作手法。致力于表达“人情美与人性美”，人物内心之美好愿望往往与生活环境的美好高度统一，进而在文本中构建出了一种美好而令人向往的意境。这也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荷花淀派受欢迎的主因，战争年代的人们格外向往美好而宁静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常年在西北高原工作……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淀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感到新鲜吧”（孙犁）。孙犁与荷花淀派在“非常态”的战争语境里，书写了人心内的“常态”——内心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将这样的向往视为人性与人情最朴素和最基本的部分，这是最深层次的孙犁/荷花淀派的美学追求与价值。

追求作品的诗意图使孙犁小说具有雅致、抒情气质。在解放区，孙犁小说的主要读者是知识青年，“同志们”，而赵树理小说的读者则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群众——赵树理看重“文艺大众化”，看重作品的“喜闻乐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普及。不同的艺术追求导致了两位作家语言风格的不同：赵树理讲究简单、直接、准确，孙犁则追求朴素、洗练、有音乐性。

荷花淀派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小说在艺术追求上渊源颇深。丁帆、李兴阳认为这两个派别的共同点是作家将自己对人类的悲悯或热爱倾注于画面和写意人物的描写之中。不同点则是孙

犁小说关注“注入了新的时代和阶级内容的人性和人情美”，而后者则是“完全返归自然的人性和人情美”。其实，孙犁及其美学追求应该被看做是中国现代以来“抒情”写作传统在解放区文学的流变——无论京派小说还是荷花淀派小说，也都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部分。

## 铁凝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文学史上对荷花淀派的影响只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孙犁并没有更多的小说创作出现，刘绍棠后来在乡土小说有所发展，从维熙则在“大墙文学”作出重要成绩。《荷花淀》派的退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荷花淀派的审美追求与“知识分子气息”很容易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时期以来，孙犁对铁凝、贾平凹的欣赏显示了他不凡的艺术眼光，无论是年轻的铁凝还是年轻的贾平凹，他们与孙犁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本文仅以铁凝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铁凝的早期创作被视为荷花淀派写作的延续似乎已有定论。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孙犁艺术追求如何影响铁凝的整体创作，以及，作为有独创性的作家，铁凝对孙犁艺术追求的超越之处。

“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神异奇彩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铁凝多次讲述过孙犁对她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她尤其对孙犁《村歌》中的“双眉”情有独钟。孙犁对有争议女性形象的关注潜在影响了铁凝的艺术趣味与追求。铁凝笔下有许多美好、善良的青年女性形象，香雪、凤娇、安然、白大省等，但更有饱受争议的小臭子、大芝娘，以及被称为“恶之花”的司猗纹。饱受争议的女性形象是“中间地带”人物，长久以来，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她们无法被安置在合法空间里，她们经由铁凝的长期的、持续的、深入的写作而绽放了艺术的光泽。

铁凝笔下的女性人物既有单纯、善良、明朗，也有强大和强悍，她的女性人物呈现出更复杂的欲望和内心世界，更具有丰富性、矛盾性与艺术性。女性人物的美好在孙犁那里则是外化的，是作为审美对象出现的，孙犁对女性美德的理解有传统的道德层面——他将所有的美好都寄予年轻女性身上，但并未对女性内心的复杂性和女性成长际遇的艰难性给予关注，这与孙犁的写作语境有关，也与其人文道德价值取向有关。在书写女性人物精神与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上，铁凝具有她的独特性。

孙犁的日常美学观念影响了铁凝的写作。孙犁喜欢写“美”，不愿意直接书写战争年代的暴烈与残酷，更不喜欢面对鲜血的场面。尽管我们可以审视《审美洁癖》（王彬彬语）是孙犁的特点，但其实未尝不是其局限。孙犁晚年对从维熙大墙小说结尾表示遗憾，是由他的审美惯性所决定的。铁凝小说也常常回避直接的暴力场景，并不直接书写血淋淋的现场，但是，她与孙犁也有不同，她不回避暴力带给人的杀戮和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无端破坏，她可以正视世界的肮脏和黑暗。在《玫瑰门》《大浴女》中，她关注“文革”时代庸俗的恶和习焉不察的压迫、关注人与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书

写——并不直面鲜血的书写同样具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力量，这是铁凝之所以成为铁凝的重要标识。历史环境给予了铁凝超越的可能性，但更与作家本人的写作胆识相关。

孙犁与汪曾祺对铁凝的创作影响力不容低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荷花淀派与京派小说具有艺术趣味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两位大师对铁凝的赞赏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前辈对晚辈的厚爱，更深层次原因缘于他们与铁凝有共同的艺术理念，是文学写作之路上的“同道之人”——他们共同心仪的中国诗化小说传统，心仪中国小说的素朴之美、写意之美，共同执著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家们对艺术的共同追求应做是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有意承继而不应只看做是对某一流派的追随，作家总是在成为传统一部分时也在寻找着属于他/她自己的道路。就此而言，铁凝的写作虽与孙犁和汪曾祺有共同的艺术追求，但又有独属于铁凝的那部分：关注日常生活的好坏但并不畏惧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暴力和残酷；珍视农村及农民身上的美德但并不止于表现人性美与人情美。铁凝面对世界的“仁义”态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向善向美的雅正之气。

## 孙犁文学财富的当下意义

《荷花淀》《风云初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之作。孙犁之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逐步为学者所识。杨联芬在《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们”》中认为，孙犁是“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在阶级论语境中有“人道主义的守护”；王彬彬在《孙犁的文学史意义》中认为孙犁的“人道主义立场”、孙犁语言的“洗练”和“繁复之美”，孙犁的幽默与坦诚都至为宝贵。本文想着重补充的是孙犁文学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虽说是知识分子，但孙犁从未将他的写作对象——农村和农民视之为“底层”，作为解放区干部，他珍视与农民兄弟的情感，这态度表现在作品里是“我们在一起”，在他笔下，农村和农民不是自上而下进行苦难书写的对象，更不是传达个人关怀的抒情道具，农民是和作家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智力的人。

孙犁强调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性：“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之中。那种所谓有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对他真实有自己的理解，“创作的命脉在真实。这里指生活的真实和思想意念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点”。有些评论家认为反映当前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的假现实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识是虚伪的。”面对现实题材，孙犁并不拘泥于僵化的现实逻辑而求之于人内心的情感认知，“现实主义”在孙犁和荷花淀派那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文学艺术的独到创作，读者通过作品能感受到现实中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孙犁的文学理念并未过时，尤其是在“写实小说”、“底层写作”普遍同质化、概念化的今天。

## 理论观察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引入的一个包含明确价值诉求的概念，曾经引起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热切关注与激烈论争。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底层文学、怎样评价中国当下底层写作取得的成就、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能否为底层代言以及怎样触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生存体验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在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人们之间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底层文学最起码应该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相关，有利于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改善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简单地讲，就是底层文学应该体现出文学家的“底层关怀”。

实际上，“底层关怀”正是底层文学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底层文学倡导者最直接、最根本的伦理诉求。因此，怎样借文学活动实现“底层关怀”，就成为谈论底层文学、实践底层文学时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文学的底层关怀，我们可以以同情的态度写底层，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况与底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解与接近他们、理解与尊重他们、关心与帮助他们的氛围，直至以此促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去研究解决底层面对的各种实际问题，是一种表现形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充分考虑他们的思想状况、精神需要、文化水平、审美趣味、阅读习惯，有意识地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读得懂、喜欢读，读了之后能产生精神慰藉，增强生活信念的文学作品，也应该算是文学家实现底层关怀的一种形式。

可惜的是，在近年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大家主要是围绕第一个层面，也就是怎样写底层的层面而展开的，至于要不要为满足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怎样为适应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这一层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视野。

或者，大家对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有所顾虑，进而讳莫如深？

至少，当笔者试图这样提出问题时，内心是十分矛盾与迟疑的。我首先担心这一提问方式会引起作家们的强烈反感，因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曾经出现过的种种以“人民”之名对作家的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进行粗暴干预的做法；其次，我担心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去为适应底层而写作时，会不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甚至浪费一个作家的艺术才华。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担心，担心我的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个与底层十分隔膜的读书人的自作多情，在底层民众那相当艰难粗糙的生活中，文学阅读真的会成为一种需要吗？我甚至怀疑自己这种为底层写作的主张，是不是在潜意识中包含着一种文化歧视；难道底层民众就读不懂或者不配享受高雅的、深刻的、具有经典水准的文学作品，而非要特地为他们去制作一些通俗的、浅显的、没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快餐？

然而，当对这种种“担心”与“怀疑”进行“再

反思”时，我突然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这个过于信仰文学的自律性，过于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过于强调文学本位立场的人，在遇到文学的底层关怀没办法绕开的问题时，为回避文学对于底层民众应当承担的义务而寻找的一些虚伪的托辞。

尽管写底层的文学与满足底层民众阅读需要的文学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但在当下的文学中，两者却常常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许多怀着深切的同情去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实际上并不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阅读对象，其文体风格、语言表达方式决定了这些作品只能在很有限的文学圈子里流传；而那些没有条件经常上网，很少看到电视，传统的文字阅读仍然是他们打发空闲时光、了解社会人生、寻找生活目标、满足精神需求的主要方式的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私人小厂里的打工妹、偏远乡村的青年人，则往往只能在地摊上找到一些没有刊号、不署作者、粗制滥造、内容低俗的地下出版物。这种状况，难道不应当引发倡导底层关怀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们内心的不安？

底层民众，这很可能是在当今社会里更加需要文学阅读，更容易接受文学的影响，然而又最少受到文学的垂顾，能够接触的文学资源最为匮乏的群体。这里面有文学作品的流通渠道是否通畅的问题，而更为根本的问题则是，在正规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今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能够适合他们的文化水准、引起他们阅读兴趣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一本能够被他们接受的健康积极的文学作品，则完全有可能激发他们内心的善良天性，校正他们对社会的偏颇认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鼓舞他们真诚生活的勇气。

当然，无论对作家而言，还是对批评家、理论家而言，信仰文学的自律性，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强调文学本位，这一切都不是错。一个作家声称他不想为迁就大众，包括底层民众的欣赏口味而放弃自己擅长的艺术题材与艺术风格，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因此，当今的文学界，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去谈论底层关怀，实践底层写作。但是，当我们试图谈论底层文学，谈论文学的底层关怀时，对底层民众的文学阅读需求仍然视而不见，或者以种种理由推脱文学满足这种需要的义务，就会显得缺乏诚意，显得虚假，很容易让人怀疑，所谓的底层关怀，只是当下不太景气的文学借助于底层这一包含太多伦理色彩的概念，为自身寻求道义支撑的生存策略。因为倡言文学的底层关怀，意味着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文学观念中引入了另外一种与文学本位的立场不一样的逻辑，在这种逻辑里，能够被称作“底层文学”的文学，首先应当是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与需要而创作的，对于底层民众是否具有价值是评价底层文学价值时应当优先考虑的一个维度，为底层写作是一个比底层当成文学表现的对像更高的写作目的。

## 洞察

# 喜看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走笔

据新华社电 广场上“迎年鼓”喜庆欢快，展厅里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色生香”——元宵节前的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格外热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正在这里举行。

展览基本囊括中国制陶、刺绣、玉雕、纺织、制茶、剪纸、中医等领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技艺项目，展出的珍贵实物近2000件，现场还有160余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展示精湛技艺。

这个蕴含浓浓生活情趣的展览，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民族气质，生动诠释了“生产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有力推动。

## 群众喜爱，市场欢迎，两个效益双丰收

7岁的小姑娘指着施色艳丽的皮影“貂蝉”跟妈妈商量：“她的头发多像真的啊，咱们买一个回家吧。”看到小孩子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陕西省华县皮影制作技艺传承人汪天喜赶紧介绍：“就是真头发，一根根粘上去的。”

一群簇人群在不同展台前热情地咨询着，许多是全家齐出动，展馆内人头攒动。或是凝神关注，或是赞叹不已，或是悉心求教，勾勒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当下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这次展览精选了180多项在“非遗”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贴近生活、适宜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都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布料染织、服饰制作、食品制作、陈醋酿制、家具制作、车船制作技艺，救死扶伤的传统医药，还有工艺品等等。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介绍，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首先是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积极恢复生产，真正实现“活态”传承。对适合生产性保护的濒危代表性项目，采取优先抢救与扶持措施，整理、保存相关资料，逐步引导其恢复生产；对有市场潜力但生产力量分散的代表性项目，鼓励采取“传承人+协会”、“公司+农户”等模式进行生产。

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生产性保护”体现了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在很多“非遗”项目的实践中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比如这次特别展出的41个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丰硕

成果：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的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建立了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首的“师带徒”岗位技能培养机制，培养出一批年轻传承人，企业年产量达40万双；江苏省南京云锦研究所与南京市教育局有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定期培训学徒，同时还与南京大学开办了“云锦研究生班”，培养云锦技艺高级人才；中国宣纸集团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和展示馆，接待游客参观游览，并免费开放……

## 师傅爱教，徒弟愿学，文化血脉得传承

乍看上去，甘肃庆阳香包绣制技艺传承人刘兰芳和她22岁的徒弟戴娜娜很像母女俩。

“传统工艺不但要保留下来，还要适应年轻人，要做成产业，要创新。现代城市高速发展快节奏，传统香包大红大绿的色块刺激太强，我们尝试多用冷色调、纯色块，这些能让人们静下心来的产品明显更受城市人欢迎……”师徒俩正商量着怎么创新自己的产品。

此次参展的传承人，多是带着徒弟同来，这些“非遗”技艺传承的情况令人欣慰。在政府的扶持、传承人的努力和全社会的关心下，后继乏人的问题正在缓解。

2007年至2009年，文化部先后命名了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488名。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专门资助国

(周 玮)

# 《张同吾文集》探索诗歌本质意义

本报讯 7卷本《张同吾文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诗人马凯为《张同吾文集》出版致信祝贺，并热诚希冀中国诗歌事业的繁荣。

《张同吾文集》包括诗歌美学卷、诗歌评论卷、小说鉴赏、文学史卷、散文卷、诗歌卷、小说·纪实文学卷和序跋卷，近300万字。在30年的评论生涯中，作者保持不执不随、不媚不俗的学术品格和评论个性，致力对诗歌抒情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努力揭示出诗的抒情方式是意象符号的组合，诗人以营造新颖的意象符号序列完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并以这个基本理论阐释诗歌独有的审美特征。有学者称道，读张同吾评论是一种享受，没有经院气和迂腐气，不摆架子、不唬人，有情感、有色彩、有形象，通篇像散文，许多段落又像诗，但终究是评论，寻脉究络，又有严密的思辨逻辑，因而其评论风格“聪颖迷人”。张同吾论述了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牛汉、绿原等诗人和邓友梅、刘绍棠、李国文、陈建功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阐释了雷抒雁、舒婷、吉狄马加、朱增泉、李小雨等诗人诗作的美与审美个性，为近200位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写了评论和序言。此外，张同吾的散文意韵优美如诗如画，他的几部中篇小说则以生动传神的笔墨描写了一代人的爱情纠葛和人生命运，在悲欢离合中镌刻着历史印痕。

(陈 横)

## 胡明超同志逝世

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胡明超同志，因病于2012年1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胡明超笔名高源。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海上观察兵》《小航海家》，短篇小说《老船长》《台风之夜》《水手长的故事》，报告文学《灯塔风雨》等。

## 欧阳翎同志逝世

广东省作协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欧阳翎同志，因病于2012年1月3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1岁。

欧阳翎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上弦月集》，组诗《瑶山风情》《岭南山中》等。作品有多篇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粤港澳五十年散文大观》等多种选本。

# 诗集《生命之过客》在佛山首发并研讨

由佛山市文联、佛山市作协主办的严诗皓诗集《生命之过客》首发式日前在广东佛山举行。

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诗集分为“青春的

## 滚石”、“遥远的地平线”和“域外行吟”3辑，诗作

在选材上立足校园，诗题广阔而开放，在艺术上力求传统诗学与现代视野相融合。(彦 子)